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七十一

宋 李燾 撰

仁宗

皇祐三年八月己卯朔命太常博士崇文院檢討王純臣日歷所檢閱文字純臣堯臣弟也 詔岳鎮海瀆廟

宇之隳圯者亟修之 知諫院吳奎言近歲以來水不

潤下盜賊橫起皆陰盛所致陛下寅畏天命宜格善祥

而反應以災沴其故何哉夫帝王之美莫大乎進賢退
不肖賢者進則君子各以類升而陽勝而善祥可致也
不肖退則小人各以其類伏而陰虧而災沴可消也今
天下之人皆謂之賢陛下亦知其賢然不能進天下之
人皆謂之不肖陛下亦知其不肖然不能退重以內寵
驕恣近習阻撓西夏桀驁讒邪交傷陰盛如此寧不致
大異哉且朝廷之過常在乎無事之時因循而不為有
事之後顛覆而失錯中外臣僚平時建一策舉一官雖

有可取皆抑而不行又從而媒孽謂之生事如河北河東盜賊行路之人皆已傳布大臣不以為事至執通判傷巡檢然後蒼黃於數路之間移易官守仍重賞功以購募之不亦晚乎事將有大於此者將如之何幸陛下

留意

河北河東盜賊執通判即井澗也傷巡檢當考

辛巳特贈給事中孔道輔為工部侍郎時龍圖閣直學士王素入對語及道輔上思其忠故有是命

四月辛丑王素自充

州移渭州不應此時方入對也今依道輔傳湏考之

閣門言近日頻有臣僚陳

乞上殿欲請除入內侍省合奏事外其餘侍立祇應及無特旨上殿臣僚今後不許約人奏事如有所見只

許實封以聞從之

此據會要八月三日事今附見

癸未知定州韓琦加觀文殿學士再任初明鎬引諸州兵平恩州獨定兵邀賞賚出怨語幾欲譟城下琦素聞其事以為定兵不治將為亂及至即用兵律裁之察其橫軍中尤不可教者梓首斬軍門外士死攻圍賻賞其家撫其孤兒使繼衣廩恩威既信則倣古兵法作方圓

銳三陣指授偏將日月教習之由是定兵精勁齊一號
為可用冠河朔京師發龍猛卒戍保州在道竊取人衣
屨或飯訖不與人直至定即留不遣曰保州極塞嘗有
叛者豈可雜以驕兵戍之易素教者數百人以往而所
留卒未踰月亦皆就律不敢復犯法歲大歉為賑之活
饑人數百萬詔書褒美隣城旁路刺取其政以為法視

中山隱然為雄鎮聲動敵國

自再任以下並據李清臣行狀附見當考

丙戌衛尉卿余靖落分司知虔州

詔遣使體量安撫

諸路吏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李允京東路西染院副使王道恭副之起居舍人同知諫院陳旭淮南兩浙路左藏庫副使李賡副之侍御史韓贇荆湖南路內殿承制鄭餘懿副之戶部判官太常博士直集賢院韓絳江南東西路內殿崇班翁日新副之是時七路艱食而長吏多非其人又轉運司頗肆科率民不聊生上因命中書擇使者按之

鄭餘懿翁日新未見

戊子詔判吏部南曹羣牧判官自今以朝臣歷一任知

州館職一任通判為之即不得干託保薦及有陳乞
庚寅徙江南西路轉運使司勲郎中劉緯知廬州臺諫
官言緯庸懦不職方饑而剥下以收羨餘故徙之緯師
道子也 詔天章閣侍講自今並依館閣臣僚例宣召
頒錫從知制誥兼侍講王洙請也

辛卯淮康節度使同羣牧處置使張堯佐為宣徽南院
使判河陽 詔天下長吏未盡得人其令諸路轉運使
提點刑獄除任兩府臣僚外悉類次治狀能否以聞

乙未翰林學士刑部郎中知制誥兼侍講史館修撰曾
公亮為契丹國母生辰使西京左藏庫使郭廷珍副之
工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兼侍講王洙為契丹生辰
使閣門通事舍人李惟賢副之戶部判官屯田郎中燕
度為契丹國母正旦使內殿崇班閣門祇候張克已副
之太常博士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王珪為契丹正旦
使東頭供奉官閣門祇候曹偓副之使至鞞淀契丹使
劉六符來伴宴且言耶律防善畫向持禮南朝寫聖容

以歸欲持至館中王洙曰此非瞻拜之地也六符言恐未得其真欲遣防再往傳繪洙力拒之

御史中丞王舉正言近以張堯佐再除宣徽使臣僚嘗論奏且人君御天下維爵賞為大公受授非當則天下竊議堯佐本常才但以夤緣後宮叨據非分自去年冬罷三司使除宣徽使制命方出中外莫不駭聽其時臣與諫官御史至留班欲廷議而爭之尋罷宣徽使尚忝節度名品今四方多虞災異數見若非獎擢有功任用

賢直則何以上答天戒下慰民望哉堯佐自罷宣徽使
方逾半年端坐京師以尸厚祿今復授之益增鄙誚此
乃執事之臣不念祖宗基業之重順顏固寵不能執奏
制命既行有損聖德若陛下不納臣盡忠愛君之請必
行堯佐濫賞竊位之典即乞黜臣以誠不識忌諱愚直
之人不報知諫院包拯陳旭吳奎相繼言堯佐制命復
下物議騰沸況臣等以言為職豈敢私自顧慮各為身
謀哉但誥已再行若固守前議復乞追奪於朝廷事體

亦未為當所以進退惶惑不即論列雖然事體有必須
裁制者不可不深察臣等不得不極諫也張堯佐怙恩
寵之厚倖求覬望不知紀極始欲得宣徽使今已行前
命付之矣雖出領外鎮將來必求入覲即圖本院供職
以致使相名器之大者豈可皆緣恩私每求而不讓必
使足欲以熏灼天下此不可不深察也伏望思已然之
失為杜漸之制特降詔旨申敕中書門下諭以堯佐皆
緣恩私不次超擢享此名位已為過越將來更不令處

使相之任及不許本院供職仍趣赴河陽任所庶幾厭
塞人情防杜間隙臣等不勝為國納忠激切之至又言
臣等自去冬力爭此事幸賜開納天下皆仰聖度能虛
懷而納諫也今來重申前命所以不即論列乞行追奪
者蓋為朝廷曲全事體爾其如大恩不可頻假羣心不
可固違假之頻則損威違之固則兆亂伏望以國家至
計為念檢會臣等前後奏劄必賜施行不勝懇激之極
庚子詔自今張堯佐別有遷改檢會此劄子進呈執奏

仍詔除宣徽使自今不得過二員

包拯等奏實錄無之今撮取附見會要乃

以宣徽使限兩員為二年九月五日詔當考

辛丑提點河北路刑獄祠部郎中孫預降知小郡供奉
官閣門祗候張易降小郡都監自今勿差充按察官先
是內侍李希歲迎候遼使在雄州與判官左振宴飲無
節後有言其事者下預易體量而兩人畏避但言歲遠
無以辨明特免振希歲官兩人皆坐責

乙巳馮道曾孫舜卿上道官誥二十通乞錄用上謂輔

臣曰道相四朝而偷生苟祿無可旌之節所上官誥其
給還之

九月己酉詔緣汴河商稅務無得苛留公私舟船 太
常寺太祝張山甫為右侍禁閣門祇候

癸丑右領軍衛大將軍宗厚右監門衛大將軍宗惠並
為右屯衛大將軍右領軍衛大將軍宗秀宗辨並為右
武衛大將軍皆允升諸子也以進所業召試學士院特
遷之 詔太常寺皇地祇壇舊制狹小宜如唐郊祀錄

增廣之又高禩壇其地卑濕宜徙置高爽處從同知禮院司馬光奏請也 賜李繼隆神道碑額曰顯功

乙卯武寧節度使兼侍中夏竦卒贈太師中書令賜謚文獻知制誥王洙當草制封還其目曰臣下不當與僖祖同謚遂改曰文正同知禮院司馬光言謚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乃得此謚判考功劉敞言謚者有司之事也竦姦邪而陛下謚之以正不應法且侵臣官光疏再上敞疏三上詔為更謚曰文莊竦以文學起家有名

一時朝廷大典策屢以屬之又多識古文奇字其為郡有治績喜作條教於閭里立五保之法至盜賊不敢發人苦煩擾治軍尤嚴敢誅殺即疾病死喪撫循甚至嘗有龍騎卒戍邊羣剽州郡莫能止或密以告竦竦時在關中俟其至召詰之誅斬殆盡軍中大震其威略多類此然性貪每商販部中至并州使其僕貿易為所侵盜至杖殺之積財累鉅萬自奉尤侈畜聲伎甚衆所在陰間僚屬使相猜阻以鈎致其事遇家人亦然

已未詔三司河渠司與兩制臺諫官同議塞商胡郭固
決河初河決商胡至是又決郭固朝廷議修塞而中外
章疏交上所執不同故議之仍詔河北都轉運使呂公
弼提舉河堤蔡仲宣赴闕同議

庚申賜國子博士梅堯臣同進士出身仍改太常博士
堯臣詢從子工於詩宋興以詩名家為世所傳如堯臣
者蓋少大臣屢薦堯臣宜在館閣召試學士院而有是
命

甲子為夏竦成服於苑中先是禮院擇日以進上謂輔臣曰竦嘗仕東宮情所憫傷若依所擇日則在大燕後豈可先作樂而後發哀故用此日竦初以疾求還京師或言於上曰竦求還京師圖大用爾稱疾詐也竦既卒上臨奠命內侍去竦面羃視之見竦顏色枯悴謂左右曰竦枯悴若此疾豈詐乎然議者謂竦嘗欲剖石介棺此其陰報也

魏泰東軒雜錄以
為吳奎所奏當考

壬申觀文殿學士丁度等言所議修塞決河謂宜先塞

郭固其商胡俟歲稔別計度之乃詔河北都轉運使李
東之呂公弼提舉修郭固河事北京鈐轄王達編攔通
判趙宗古及內侍麥守信同管勾

癸酉詔三司唐鄧汝州多曠土其令寬立稅限募人墾

之

此或與二年六月丁度所議徙民相接然丁度
劄子實以二年八月下益州此蓋申明前議耳

丙子改太子太師謚文獻王溥為文康司空致仕謚文
憲章得象為文簡以知制誥王洙言得象謚同周公溥
同僖祖故也有欲改溥謚為文忠者天章閣待制兼侍

讀張揆曰溥周宰相國亡不能死安得為忠乃謚為文

康 詔河渠司汴河每歲一開濬之

楊佐傳云皇祐初汴水殺溢不常濬

舟不屬佐度水勢鑿口地要害處自是通流無患朝廷察佐晚河事故使領都水佐領都水不知是何年傳又云自河陰發運判官入勾當河渠司是年五月初置河渠司恐每歲浚汴或與相關今附此竢考詳或削去

丁丑詔邇英閣講讀官當講讀者立俟敷對餘皆賜坐

侍於閣中天聖以前講讀官皆坐侍自景祐以來皆立

侍至是帝屢面諭以經史義旨須詳悉詢說卿等無乃

煩倦否楊安國等進曰不敢至是有詔遂為永制翌日

講讀官並奏謝 教坊官王世昌自陳年勞乞監永濟
倉門上曰世昌本亦士人以無行檢遂充此職且倉門
乃國家糧儲出納之所豈可令此輩主之宜與在京一
廟令

冬十月己卯朔詔三司解鹽聽通商候二年較其增損
以間初包拯自陝西還力主范祥所建通商法朝廷既
從之已而判磨勘司李徽之又言不便乃下其事三司
驛召祥令與徽之及兩制共議而議者皆以祥為是故

有是詔

包拯事在元年十月

詔陝西沿邊毋得誘致生戶蕃部

獻地以增置保寨

安遠寨古渭州諸羌諸秦州獻地知州呂公綽顧其屬曰天下之大豈利

區區尺寸地以為廣耶却之此事附見當考

庚辰涇原經略司言樊家族蕃密斯噶內附

甲申大理寺言信州民有劫米而傷主者法當死上謂

輔臣曰饑而劫米則可哀盜而傷主則難恕然細民無

知終緣於饑爾遂貸之又曰用刑寬則民慢猛則民殘

為政者常得寬猛之中使上下無怨則水旱不作矣卿

等宜戒之

丁度等上前後漢書節義賜名曰前史精

要

乙酉新作隆儒殿在邇英閣後

賜開大名府御河役

卒緡錢

丙戌詔十路都部署安撫舉諸司副使閤門祗候才堪
將帥者一人

甲午知諫院吳奎言迎送契丹使三番之弊所經道路
如被寇賊自罷寢以來大河之北人人鼓舞以為陛下

憂民革弊不牽於私暱不惑於浮議裁兩月間輒復紛
紛妄有攻奪明聖在上而羣小敢爾若不繩以法是朝
廷不可為善治也乞以言者姓名付外施行又言陛下
十數年以來每降詔令及所行事或為橫議所移或為
姦謀所破中外不甚為信皆以為陛下言之雖切而不
能行行之雖銳而不能久也自明堂下詔杜絕內降忠
賢莫不增氣羣小莫不革心願陛下謹守前書堅於金
石雖甚寵愛及親近之人如敢私撓必加之罪如是則

太平之風有望於茲矣

罷三番之弊在去年五月此云
截兩月間輒妄有攻奪未詳并

取包拯奏
議附後

包拯言臣近聞聖慈以接送契丹國信來往

更不差三番只令近上使臣管押金器沿路充用並委
逐州縣長吏通判令佐已下一切應副中外間之莫不
欣忭以為十年之弊為陛下一旦罷之使河北生靈有
再蘓之望今又聞內降指揮復置臣未測緣由伏用驚
駭且三番為河朔之患稍有歲年日甚一日誅求騷擾
公私不勝其苦頃年曾差充伴送人使具知蠹民殘物

之甚亦嘗論列緣河北災傷連綿流亡未復若不省徭
役罷率斂以寬凋瘵是棄河朔也況陛下軫念哀憫之
極故特行前詔此為至當今無故復置竊為陛下痛惜
之惟陛下特留聖意且依前降指揮寢罷則天下幸甚
乙未翰林學士兼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禮部侍
郎知制誥李淑落翰林學士淑始除父喪以端明侍讀
二學士奉朝請尋復入翰林諫官包拯吳奎言淑性姦
邪嘗乞侍養其父而不及其母既得侍養又復出仕有

謀身之端無事親之實作周三陵詩語涉怨憤非所宜
言且陛下事章獻太后母子之際無纖介隙而淑誌呂
夷簡墓有過猜難晨之語深累上德宜奪禁職以戒懷
姦隱慝之臣故有是命

丙申京西轉運使蘓舜元言保靜節度使知許州郭承
祐才堪將帥政比龔黃請徙判鄭州上曰許鄭皆近畿
何必徙且承祐庸人而舜元所舉如此使朝廷何所取
信皆宜戒敕之舜元舜欽兄也

丁酉殿中侍御史裏行唐介責授春州別駕初張堯佐
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介與包拯力爭又請王舉
正留百官班卒奪堯佐宣徽景靈二使頃之復除宣徽
使知河陽或謂補外不足爭介以為宣徽次二府不計
內外獨爭之上諭介除擬初出中書介言當責執政退
請金臺上殿不許自請貶亦不報於是劾宰相文彥博
專權任私挾邪為黨知益州日作間金竒錦因中人入
獻宮掖緣此擢為執政及恩州平賊幸會明鎬成功遂

叨宰相昨除張堯佐宣徽節度使臣累論奏面奉德音
謂是中書進擬以此知非陛下本意蓋彥博姦謀迎合
顯用堯佐陰結貴妃外陷陛下有私於後宮之名內實
自為謀身之計又言彥博嚮求外任諫官吳奎與彥博
相為表裏言彥博有才國家倚賴未可罷去自彥博獨
專大政凡所除授多非公議恩賞之出皆有夤緣自三
司開封諫官法寺兩制三館諸司要職皆出其門更相
援引借助聲勢欲威福一出於已使人不敢議其過惡

乞斥罷彥博以富弼代之臣與弼亦昧平生非敢私也
上怒甚却其奏不視且言將加貶竄介徐讀畢曰臣忠
義憤激雖鼎鑊不避敢辭貶竄上於座急召二府示以
奏曰介言他事乃可至謂彥博因貴妃得執政此何言
也介面質彥博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於上前
彥博拜謝不已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下殿介辭益堅立
殿上不去上令送御史臺劾介既下殿彥博再拜言臺
官言事職也願不加罪不許乃召當制舍人即殿廬草

制而責之時上怒不可測羣臣莫敢諫右正言直史館同修起居注蔡襄獨進言介誠狂直然容受盡言帝王盛德也必望矜貸之翼日己亥中丞王舉正復上疏言責介太重上亦中悔恐內外驚疑遂敕朝堂告諭百官改介英州別駕復取其奏以入遣中使護送介至英州且戒必全之無令道死而介之直聲自是聞天下介江陵人也知制誥胡宿言唐介坐言事得罪責授英州別駕嶺南水土春最惡弱制出之日咸謂介若至彼必

無生還之理不圖聖慈含垢哀其觸罪就死特改貶英
州此誠天恩於介無量然臣愚見猶有未安或聞專差
中使押至貶所朝旨有在路不管踈虞之語此之處分
頗非泛常竊尋嚮前臺諫官貶黜無此體例一旦介若
因霜露之病死於道路四海廣遠不可家至戶曉徒使
朝廷負謗於天下其傷不小就使介安全至於貶所然
亦不可著為後法臣與介舊不相識在朝亦不曾往還
所以縷陳區區不避干忤者正為朝廷遠防一切伏望

特垂聖恩留省愚言追還使人以全朝體殿中侍御史
梁蒨亦言陛下愛介故遣中使護送之即不幸介以疾
死天下後世能無以殺疑乎上曰誠不思此亟追還中

使

梁蒨事據
劉執事墓誌

庚子禮部尚書平章事文彥博罷為吏部尚書觀文殿
大學士知許州或言張堯封彥博父客也彥博知益州
貴妃有力焉因令彥博織燈籠錦以進貴妃服之上驚
顧曰何從得此妃正色曰文彥博所織也彥博與妾父

有舊然妾烏能使之特以陛下故爾上悅自是意屬彥博及為參知政事明鎬討王則未克上甚憂之語妃曰大臣無一人為國了事者日日上殿何益妃密令人語彥博翼日彥博入對乞身往破賊上大喜彥博至恩州十數日賊果平即軍中拜相議者謂彥博因鎬以成功其得相猶妃力也介既用是深詆彥博雖坐遠貶彥博亦出其事之有無卒莫辨云

自張亮封為彥博父客至彥博因明鎬有功皆據碧

雲駟按邵氏見聞錄云仁宗嘗幸貴妃閣見定州紅蓮器怪問曰安得此妃以王拱辰所獻為對帝怒曰戒汝

勿通臣僚饋遺不聽何也因擊破之妃媿謝良久乃已
妃又嘗侍上元宴於端門服所謂燈籠錦者帝亦怪問
妃曰文彥博以陛下眷妾故有此獻上終不樂其後唐
介彈彥博介雖以對上失禮遠責彥博亦出守上蓋兩
罷之也或云燈籠錦乃彥博夫人遺妃彥博不知也介
章及梅堯臣書竄詩過矣

樞密使戶

部侍郎龐籍以本官為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

史籍初入相且獨員而遽為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殊非故事也戶部侍郎參知政事高若訥以本官充樞

密使

案宋史宰相表作
檢校太傅樞密使

辛丑樞密副使給事中梁適為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

旨兼端明殿學士給事中知制誥王堯臣為樞密副使

起居舍人知諫院吳奎知密州包拯奏乞留奎且言唐介因彈大臣并以中奎誣惑天聽上曰介昨言奎拯皆陰結文彥博今觀此奏則非誣也

癸卯賜郭固河役卒緡錢

乙巳上謂龐籍曰諫官御史必用忠直淳厚通世務明治體者以草浮薄之弊籍既承聖諭自是中書奉詔舉臺官必以上語載敕中

是月史館檢討司馬光以時政記及起居注並不載元
昊叛命契丹遣使事會龐籍監修國史光請即樞密院
追尋本末自至史館議之修撰孫抃謂國惡不書其事

遂寢

司馬光以皇祐三年七月為史討十月改集
校此事不得其時今附十月末此據江氏志

十一月己酉許州言保靜節度使郭承祐卒贈太尉謚
曰密

辛亥詔漳泉州興化軍自偽閩以來計丁出米甚重或
貧不能輸朕甚憫之自今泉州興化軍舊納七斗五升

者主戶與減二斗五升客戶減四斗五升漳州納八斗
八升八合者主戶減三斗八升八合客戶減五斗八升
八合為定制初龐籍為福建轉運使請罷漳泉興化丁
米有司持不可於是籍為宰相遂行之 定州路安撫
司言雄州廣信安肅軍雄場北客市易多私以銅錢出
境自今巡防人等凡三告捕得所犯人者並遷一資從
之

壬子詔文彥博遇大朝會許綴宰臣班

乙丑上謂宰臣曰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解宇同在一州非所以分部按舉也宜處別州仍條巡察之令以付之

丙寅詔翰林醫官院自今選年四十以上無過犯者以三十二人為額仍分三番入宿院中尋又詔無得員外置醫官因謂輔臣曰醫官愈人之疾乃其職爾而治後宮及宗室疾愈輒僥倖以求遷故條約之置虔州安遠虔化縣巡檢各一員

丁卯判三司都磨勘司李徽之言國家以火德王天下
火生於寅王於午太廟西向門宜毀去以避申酉之位
上曰徽之家世儒臣所言乃同巫祝然事緣宗廟亦當
下太常宗正寺詳定以聞既而太常宗正寺言今太廟
西偏門所以邀止車駕而南向自有正門徽之所請事
涉不經不足采用罷之

辛未李淑為龍圖閣學士落侍讀包拯言淑雖罷翰林
學士亦不可入侍經筵故又黜之

壬申秦鳳經略司言樊諸族首領阿裕爾等二十六人內附並補本族指揮使

乙亥上謂輔臣曰江淮連年荒歉如間發運轉運司惟務誅剝以敷額為能雖名和糴實抑配爾其減今年上供米百萬因詔倚閣災傷人戶所輸鹽米 知諫院包

拯言臣聞天以五星為緯人以五穀為命五星紊於上則災異起於下五穀絕於野則盜賊興於外天之於人上下相應故天變於上則人亂於下是天人相與之際

甚可畏也若變異上著則恐懼修省以謝於下年穀不登則賑貸責已而卹其困蓋不使天有大變而民有饑色則人獲富壽而國享安寧矣方今災異之變尤甚臣近已論列詳矣惟江淮六路連歲亢旱民甚艱阻流亡者比比皆是朝廷昨遣使命安撫賑貸以救其弊而東南歲運上供米六百萬石近雖減一百萬石緣逐路租稅盡已蠲復則糧斛從何而出未免州縣配糴以充其數繇是民間所蓄悉輸入官民儲已竭配者未已縱有

米價率無可糴父子惶惶相顧不救老弱者死於溝壑少壯者聚為強盜不幸姦雄乘間而起則不可制矣當以何道而猝安之哉且國家之患未有不由此而致可不熟慮乎欲望聖慈特降指揮應江浙六路災傷州縣凡是配糴及諸般科率一切並與止絕如敢故犯並坐違制庶幾少釋貧民倒垂之急其上供米數若不敷元額即候將來豐熟補填仍令州縣官吏多方擘畫賑濟饑民不得失所兼委逐路提轉專切提舉如不用心賑

濟以致流亡及結成羣盜即乞一例重行降黜先是河北饑三司益增江淮米以餉河北及江淮饑有司責米數如常歲度支副使梅摯奏裁之

摯五月癸酉己自度支副使除大章閣待

制陝西都漕令附見

十二月戊寅朔詔環州向以風雹霜旱之災蕃部闕食其貸弓箭手種糧

庚辰詔開封府民有饑寒死於道路而無主者官給錢葬之翰林天文院新作渾儀成御撰渾儀總要十卷

論前代得失已而留中不出

戊子中書言諸房人吏稽違案牒者自來量行罰典終未革心欲籍其名氏以輕重為差其罰數多及情重者取旨黜逐從之

堂吏上簿或始此

庚寅提點河北刑獄祠部員外郎孫仲穎坐按部無狀降知登州

癸巳詔天下常平倉其依元糴價糴以濟貧民毋得收餘利以希恩賞

戊戌資政殿學士吳育知陝州始命育兼翰林侍讀學士育辭以疾固請使郡上謂近臣曰育剛正可用但嫉惡太過耳宜聽其便因遣中使賜以禁中良藥不半歲

又徙汝州

實錄作陝州本傳及歐陽修墓銘並作汝州案育明年四月乃知汝州今從實錄又案吳

育父待問卒於皇祐二年十一月丙戌此時才踰年歐陽修墓銘云服除誤也附傳因之正傳已削去今並不

書

先是包拯還自陝西言伏見近降勅命陝西鹽且依范祥肇畫通商販行此誠國家大利而中外臣僚不詳本

末時有橫議所賴朝廷特與主張兼祥見充本路提點
刑獄與轉運司每常公事往來或至違異必恐不能協
心以濟深屬不便欲望聖慈特許就除祥權本路轉運
副使只理提點刑獄資序所貴擘畫鹽法利害計置沿
邊斛斗事歸一局易為辦集又言勘會祥新法自皇祐
元年正月至二年十二月終共收見錢二百八十九萬
一千貫有零比較舊法二年計增錢五十一萬六千貫
有零三年春季又已收到見錢七十餘萬貫兼糴到斛

斗萬數不少緣陝西累歲豐熟今秋又大稔正當計置之際況祥顯著成效可備驅策欲望允臣前奏特除祥本路轉運副使俾之一面制置解鹽及將見錢收糴糧斛庶沿邊軍儲足備又免向去入中枉費權貨務見錢經久之利無便於此而三司使田況亦請久任祥使專

其事已亥度支員外郎范祥為陝西轉運副使仍賜金

紫服以寵之

賜服據本志

詔開封諸縣歲差八分人夫以

開濬溝渠頗為煩擾自今凡有堙塞處聽所在人戶自

開濬而官為檢視之

庚子詔文武官年七十已上未致仕者更不考課遷官其有功於國有惠於民當加賞者勿拘

辛丑詔四方館自今減臣僚所進謝恩馬價之半又詔尚書刑部凡偽造公文若印文已成而行用者雖做官司簽押未圓並依已成法罪之

癸卯契丹國母遣歸德節度使左千牛衛上將軍耶律照衛尉卿荆詩言契丹遣彰信節度使蕭述廣州防禦

使吳昌稷來賀正旦

甲辰罷災傷州軍歲貢茶及果實諸物 益州鄉貢進士房庶為試校書郎庶成都人宋祁嘗上所著樂書補亡二卷田況自蜀還亦言其知音既召赴闕庶自言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為尺以制律是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黃鍾也且

漢志一為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為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為黃鍾之長九寸加一以為尺則律定矣直秘閣范鎮是之乃為言曰李昭以縱黍累尺管空徑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胡瑗以橫黍累尺管尺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是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實千二百黍於管以為黃鍾之長就取三分以為空徑則無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三說為是蓋累黍為

尺始失之於隋書當時議者以其容受不合棄而不用
及隋平陳得古樂器高祖聞而歎曰華夏舊聲也遂傳
用之唐祖孝孫張文收號稱知音亦不能更造尺律止
治隋之古樂制定聲器朝廷久以鐘律未正屢下詔書
博訪羣議冀有所獲今庶所言以律生尺誠衆論所不
及請如其法試造尺律更以古器參考當得其真乃詔
王洙與鎮同於修制所如庶說造律尺籥律徑三分圍
九分長九十分籥徑九分深一寸尺起黃鍾之長加十

分而律容千二百黍初庶言太常樂高古樂五律比律
成才下三律以為今所用黍非古所謂一稊二米黍也
尺比橫黍所累者長一寸四分庶又言古有五音而今
無正徵音國家以火德王徵屬火不宜闕今以五行相
生法得徵音又言尚書同律度量衡所以齊一風俗今
太常教坊鈞容及天下州縣各自為律非書同律之義
且古者帝王巡狩方岳以考禮樂同異以行誅賞謂宜
頒格律自京師及州縣無容輒異有擅高下者論之帝

召輔臣觀庶所進律尺籥又令庶自陳其法因問律呂旋相為宮事令撰圖以進其說以三正二變配五音迭相為三衍之成八十四調舊以宮徵商羽角五音次第配七聲然後加變宮變徵二聲以足之庶推以旋相之法謂五行相戾非是當改變徵為變羽易變為閏隨音加之則十二月各以其律為宮而五行相生終始無窮詔以其圖送詳定所又論吹律以聽軍聲者謂以五行逆順可以知吉凶先儒之說略矣是時胡瑗等制樂已

有定議特推恩而遣之鎮為論於執政曰今律之與尺所以不得其真由累黍為之也累黍為之者史之脫文也古人豈以難曉不合之法書之於史以為後世惑乎殆不然也易曉而必合也房庶之法是矣今庶自言其法依古以律而起尺其長與空徑與容受與一千二百黍之數無不合之差誠如庶言此至真之法也且黃鍾之實一千二百黍積實分八百一十於算法圓積之則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積實八百一十分此古律

也律體本圓圓積之是也今律方積之則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比古大矣故圍十分三釐八毫而其長止七十六分二釐積實亦八百一十分律體本不方方積之非也其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積實八百一十分非外來者也皆起於律也以一黍而起於尺與一千二百黍之起於律皆取於黍今議者獨於律則謂之索虛而求分亦非也其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之起於律與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圍十分三釐八毫長七十六分

二釐之起於尺古今之法疏密之課其不同較然可見
何所疑哉若以為工作既久而復改為則淹久歲月計
費益廣又非朝廷制作之意也其淹久而費廣者為之
不敏也今庶言太常樂無姑洗夾鍾太簇等數律就令
其律與其說相應鐘磬每編才易數枚因舊而圖新敏
而為之則旬月之功也又何淹久而廣費哉執政不聽

房庶上律呂旋相圖在四年二月庚寅今從律歷志
并書之樂志載房庶論今樂猶古樂附五年九月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七十二

宋 李燾 撰

仁宗

皇祐四年春正月辛亥徙英州別駕唐介為全州團練副使監郴州酒稅

王堯臣王守忠陳旭等較慶厯皇祐總四年天下財賦出入凡金幣絲纊薪芻之類皆在其數叅相耗登

皇祐元年入一億二千六百二十五萬一千九百六十四而所出無餘為書七卷丙辰上之詔送三司取一歲中數以為定式

二年正月受命至是乃上之

庚申乾寧軍獻古鐘詔送詳定大樂所

實錄明年二月未又書乾寧進

古鐘本志亦在明年二月而此年所進志獨不書恐實錄重出也今止存其一明年二月不復書

丙寅聽吉州司理叅軍祝紳持兄服初江南東路體量安撫言紳幼亡父母養於兄嫂已嘗為嫂服今又請解官持兄喪上曰近世蓋有匿父母喪而干進者今紳雖

所服非禮然不忘鞠養之恩亦可勸也既聽之仍候服
闋日與幕職官知縣 詔昨為唐介顯涉結附合行降
黜亦慮言路或塞尋與敘遷尚恐言事之臣有所顧忌
令御史臺諫院其務盡鯁直以箴闕失仍令通進司或
有章奏畫時進入必當親覽或只留中

此據會要四年正月十九日丙寅也

戊辰詔御史臺臣僚年七十因體量罷官或分司致仕
者更不推恩子孫

已已詔許諸路轉運司災傷處貸民種食即不得以勸

誘為名抑配人戶

壬申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知福州劉夔請解官歸武夷山為道士不許尋命知建州夔建州人遂以戶部侍

郎致仕

知建州在今年十月戊戌致仕在明年四月今并書之

癸酉刑部郎中江東轉運使張沔直史館翰林學士趙槩等言沔早居臺省頗聞清謹乞加褒擢故也

乙亥塞郭固口

二月戊寅上謂輔臣曰東南歲比不登民力匱乏嘗詔

損歲漕百萬石今發運使施昌言許元乃欲分往兩浙江南調發軍儲是必謀誅剥疲民求羨餘以希進爾宜約束之因詔昌言等遵前詔毋得輒有科率

已卯降利州路轉運使度支郎中李熙輔提點荆湖北路刑獄度支員外郎張紀知歙州並坐按部無狀也

庚辰兵部郎中傅永為戶部副使慶厯末永自梓州路轉運使移陝西

慶厯八年正月自梓州徙

時關中用折十鐵錢盜鑄

不可勝計公私患之永獻策請變錢法至境問民所乏

貸以種糧錢令麥熟納償而薄取其息民大悅永亟檄州縣凡散二百八十萬緡大錢悉盡乃以聞已而朝廷變法遂下令以小鐵錢三折大鐵錢一民出不意破產失業自經死者甚衆而盜鑄亦以衰止所貸得麥四十萬斛商人入粟於邊而受錢於中都歲五百萬緡時河北奏乞錢朝廷未有以給永言本道倉廩實請以所當錢畀之上嗟賞自康定用兵陝華以西移輸稅於邊民力大困永令輸本郡而轉錢以供邊糴儲亦無乏王堯

臣詳定課績上其事又賜詔褒之尋召入權糾察在京

刑獄於是權副三司

傳永傳云永獻策請變法既悉貸民大鐵錢遂下令以一折三民多

破產失業而盜鑄亦止按變法在慶曆八年六月乃用三司議或因永獻策亦未可知若謂永遂下令以一折

三則是永自擅作法罔民初非朝廷變法也朝廷變法適與永貸民大鐵錢相先後蓋永悉貸民大鐵錢大錢

雖折小錢十而小錢十可改鑄大錢五且有餘即鄭戩所云盜鑄獲利十之六也永前貸民大錢今但用小錢

又以小錢三折當十大錢一其名似優貸者其實陰奪盜鑄之利也永傳載此事殊不了了今畧加刪潤使易

曉

詔開封府比聞浮薄之徒作無名詩玩侮大臣毀

罵朝士及注釋臣僚詩句以為戲笑其嚴行捕察有告

者優與恩賞

辛巳降提點江南東路刑獄都官員外郎張肅知睦州
同提點內殿承制閤門祇候趙牧小處監押先是朝廷
以京東淮浙江湖災傷令轉運提點刑獄分路巡察而
肅等稽違不行乃奏準編敕每遇出巡仍須同行又請
挈家於分定州軍上曰始令分路巡按盖急於撫卹疲
羸督視盜賊而肅等乃欲挈家以自便故降之
癸未命御史中丞王舉正與三司同詳定冗費

甲申右屯衛大將軍克繼上廣夏竦所集古文韻六卷
上謂輔臣曰宗室中嚮學者鮮獨克繼孜孜於字學宜
降詔獎諭仍以其書送秘閣克繼德恭孫承慶子也

乙酉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集賢殿修
撰李淑以母老乞解官奉養從之

丁亥詔每歲汴口祭河自今兼祠十七星初司天監靈
臺郎王太明言按占書主河江淮濟溝渠溉灌之事凡
十九星汴口祭河瀆七位而不及星詔司天監詳定而

言十九星內亢地主波水往來送迎之事北河為契丹
北戒南河為越門南戒土司空掌土功事皆不主江淮
濟太明所遺有箕斗奎三星顯主津瀆請與東井天津
天江咸池積水天淵天潢水位水府四瀆九坎天船王
良羅堰等凡十七星案此所載止十六星考宋史禮志
東井下有天津星名原本遺漏今
增在天河內者並當祠之汴河口祭星自此始

已丑詔夏國歲遣首領進奉其引伴押伴自今選練習
邊事人

庚寅西上閤門使惠州刺史劉兼濟知雄州先是邊民避罪或亡入契丹契丹輒納之守將畏事不敢詰兼濟悉移檄責還

已亥詔河北安撫轉運使知博州蔡挺與入內都知張惟吉同議六塔河利害以聞時郭固雖已塞而水勢猶壅議者議開六塔河以分其勢故命惟吉等按視之初井淵為賊所執挺言宜如漢喬元不以其子故遂緩捕賊朝議從之時河北多盜挺以選知博州申飭諸縣嚴

伍法訪得嘗為盜藏者數人貸其宿負補為吏使察知
諸偷所在每發必得之且言均博平聊城兩縣稅歲增
鉅萬田況為三司使上其法行之諸路然大抵增稅百
姓苦之

均稅事宋史削
去今附見當考

庚子蠲湖州民所貸官米四萬斛 入內內侍省言近

來諸處多將無例事件乞本省差使臣傳宣竊恐援例
請陳紊亂詔條乞自今並送所轄去處令檢會條例施
行本省更不差使臣傳宣從之

此據會要二月
事今附月末

三月丁未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包拯為龍圖閣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拯在諫院踰二年數論斥大臣權倖請罷一切內降曲恩又列上唐魏鄭公三疏請置座右以為龜鑑別條七事一曰陛下天縱寬仁容納羣下而險險之臣肆矯妄飾無根之說誣陷善良使坐受排斥不得自辨夫陰姦得計則忠義之臣懼讒恐禍不敢當事儻有急猝則朝廷所倚何人願陛下發神明之斷如察見厚誣亟付有司研覈其實使是非較然則

忠臣可以竭節圖効矣二曰比有指臣下之朋黨者其間奮不顧身獎善嫉惡者則被巧詆進一良士必曰朋黨相濟退一庸才亦曰朋黨所嫉使正人結舌不敢公言是非此為國之大患也夫聖明在上安有朋黨朋黨之弊起於衰闇漢之黨錮始於安帝極於桓靈唐之朋黨起於穆宗甚於文宗武宗以陛下勵精圖治豈比漢唐衰闇之際乎斯乃臣下務相傾軋以快其志不顧國事者也陛下循名察實因迹照心毋以朋黨為疑則君

子小人可辨矣三曰頃歲大臣專政忌才有所開建則謂之沽激是以莫敢自効或不顧時忌指事陳說則百計阻撓訖不得施夫在位雖衆志於國家之急者甚鮮幸有一焉又脅於沽激之說是則因循懦默者為得計志士仁人終無以為也此任事之臣圖私醜正豈陛下之心哉願收納公議別白否臧勿以沽激為猜則人得盡其心矣四曰議者謂陛下頗主先入之說夫朝廷之事顧理道如何不繫說之先後也必若先入者為是則

害賢牟利之臣陰中歷詆惟恐居後亂天下邪正掩陛下聰明願聽受之際但顧事之是非裁之以義勿甘先入之說則情偽明矣五曰比者所設科禁動有防疑闕一御史湏舉二員奏俟親選又限以中外及嘗為二府論薦者皆不得預輔臣惟旬休見客若百官巡廳白事臺諫官私謁刑法官接見雪罪敘勞之人率有常禁臣謂皆非帝王推誠待下之道也陛下方將擬迹堯舜豈如漢武雄猜多忌哉蓋有不識大體之臣過防謬論上

誤聖德臣恐書之史冊取譏萬世願革近制推大信於
羣下朝廷政事一法景祐之初則盡善矣六曰比年災
變數見蟲蝗水旱所被甚廣陛下焦勞求理恐一物失
所聖心若此豈不能弭災沴和陰陽哉此殆執政不能
同寅協恭以救時弊陛下亦或有所間阻不能委任責
成故致此也方今流民頗衆帑廩空虛官濫兵驕西夏
強橫不幸存饑加以寇盜在位之臣誰可倚者陛下何
不以事觀之孰能盡心思天下之弊孰能出力當天下

之責果得其人則宜主張而委任之其持祿取容妬賢
妨能以為身計者速罷免之母俾久塞要路化危為安
易於反掌儻失此時而不亟為禍變一發雖欲有為不
可得矣七曰近歲臣下竄逐或以無辜或因小過或為
陰邪排陷或由權要憎嫉吹毛洗垢以求疵瑕刑網密
張罪罟橫冒夫匹婦含怨亢陽累年匹夫懷憤飛霜下
擊彼非辜竄逐之臣氣感天地精貫日月詎止匹夫匹
婦之為乎願陛下躬閱謫籍察其有才行功實而無大

過者或與牽復或加寵擢則聖造洪覆與天同德諧陷

之風不敢肆矣疏奏多見采納

拯所陳七事據正史今實錄乃於吳奎傳載此蓋誤

也朱本已削去然亦不能辨其非奎豈與拯同在諫省時論列故墨本并載之今不取

拯前此

嘗建議罷河北屯兵分之河南充鄆齊濮曹濟諸州

遇警即發且無後期不及之患如謂屯兵不可遽減則

訓練義勇以壯邊備雖小給餼糧每歲不當屯兵一月

之費用一州賦可給義勇十八萬朝廷難之於是復奏

曰

拯本傳云拯前此嘗建議無事時請徙兵內地不報至是復請云云事卒不行按拯徙兵議元年亦略行

非不報也至欲以義勇代戍兵則其事竟寢本傳并二
事為一事故與實錄不合今略加刪潤仍兩出之訓練
義勇代戍兵已具元年三月都漕時今所上奏仍具錄之於後臣竊見天下之患在乎

三路而河朔為甚冗兵耗於上公用盡於下內則致帑
廩空竭外則致生靈困敝臣前後累曾論列乞那移兵
馬於河南州軍及罷諸處公用回易尋委逐路安撫轉
運司相度終未見果決施行況北界請和四十餘年歲
遺金帛數十萬者是欲寬國用而紓民力爾方今邊鄙
無事正是保國息民之時而屯兵益衆用度益廣每年

河北便糴糧斛三四百萬石約支見錢四五百萬貫僅
有三二年之備雖朝廷竭力應副亦所不逮日甚一日
臣恐數歲之後必有不可救之患至如寶元已前天下
無事財貨充足一旦異賊猖獗調發旁午公私窘絕迄
今未復以今事勢較之往日則不侔甚矣萬一或有警
急何以取濟且邊陲者四肢也河朔者心腹也幸而外
無邊陲之虞河朔塗炭如此是防手足未然之患而自
潰其心腹也則朝廷安可不深慮而務救之之策乎若

上下協心更張措置如反掌之易而有泰山之安又何
憚而不為哉欲望宣諭兩府執政大臣應沿邊及近裏
州軍兵馬除合留防守外其屯駐泊諸軍悉令歸營
就糧諸軍分屯於河南諸州率三年一代遇有邊事即
時起發不旬日可到也其逐州公用錢除沿邊及人使
路分州軍量與增添外諸路一切禁止並不得回易則
國用民力漸可完復惟陛下務念元元斷在必行若更
令逐路相度則互執所見益無涯矣分屯事記不行諸

州以公用錢回易遂罷居數月拯徙為高陽關路安撫使因籍一路吏民積歲所負公錢十餘萬悉除之

徒知瀛州

在七月戊申今并書

戊申權知開封府龍圖閣直學士起居舍人李絢同提點在京諸司庫務絢治有能名然喜飲酒晨朝奏事酒未解帝曰開封事劇豈可酖於酒耶改命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何中立權發遣開封府事

已酉詔禮部貢舉

庚戌置廣惠二州提舉捉賊一員 錄江津尉王育才

子涇為太廟齋郎育才捕盜關死故也

辛亥廊延經畧使狄青言延州保信軍弓箭手押官以上皆給身分田欲自十將至指揮使量其家口數更等第益以閒田從之

壬子觀文殿大學士吏部尚書知陳州陳執中為集慶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武勝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程琳為鎮安節度使赴本鎮尋詔琳出入如見

任二府儀琳前後守魏十年持重不擾嘗度要害繕壁壘增守禦備植木數萬曰異時樓櫓之具可以不出於民矣人愛之為立生祠

出入如二府儀乃四月辛巳今并書

甲寅詔虔州知州提舉南安軍雄州兵甲公事自今盜賊屏息政治有聞歲滿當旌擢之其吉撫饒信宣歙等知州及吉州吉水歙州婺源饒州浮梁樂平洪州分寧臨江軍新喻等知縣自今令審官院並不以次選人任內無遺闕亦旌擢之時韓絳等自淮南安撫還言江西

人繁賦重州縣長吏多不得人故以難治之地特著此
條慶厯初王琪等增江淮兩浙荆湖六路糶鹽錢及絳
還自淮南言鹽估高民無以食既而諸路皆以為言於
是琪等所增錢皆罷復故

此據本志附見不得其時

禁廊延路漢

戶以田產與蕃官賣買者

丙辰蠲江南東西路民所貸種糧初上謂輔臣曰頃江
南歲饑貸種糧數十萬斛且屢經倚閣而轉運司督索
不已如聞民貧不能盡償非遣使安撫遠方無由上達

其蠲之

己未詔大理寺舊制大事限三十日中事限二十日小事限十日審刑院遞減半今炎暵之際恐待報淹久起四月盡六月案內有禁囚者減限之半其益梓利夔廣南東西福建荊湖等州軍即依急案例斷奏

辛酉御崇政殿錄繫囚

壬戌出內藏庫絹十萬下三司以助軍費

至和元年八月可考

癸亥詔天下請南郊軍賞須前一年九月內發衙前上

京限次年三月輦至逐州軍先是外處迫郊日始差人請軍賞折支既不及事又急遽多至破逃河北河東尤苦其後故條約之

丙寅河東陝西都部署司言郭諮所進獨轅衝陣無敵流星弩可以備軍之用詔弓弩院如樣製之

詔獻弩在皇祐元年

三月尋以諮為廊延路鈐轄給所製弩五百募土兵教之既成經略使夏安期言甚便詔置獨轅弩軍

此據本志聯書諮為

廊延鈐轄乃至和二年十月

丁卯遣官祈雨

戊辰上謂輔臣曰開封府奏婦人阿齊為祈雨斷右臂

恐惑衆不可以留京師其令徙居曹州

本志以阿齊事繫之慶歷四年

今從實錄

全州團練副使監邾稅唐介為秘書丞

辛未詔雜買務自今凡官禁所市物皆給實直其非所闕者毋得市初上謂輔臣曰國朝監唐世宮市之患特置此務以京朝官內侍叅主之且防擾人近歲物非所急者一切收市其擾人亦甚矣故降是詔

夏四月戊寅禁內宿臣僚聚會

先是內出歌器一陳於通英閣御坐前諭丁度等曰朕思古歌器之法試令工人製之以示卿等命以水注之中則正滿則覆虛則歌率如家語荀卿淮南之說其制度精好度等列侍觀之帝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朕欲以中正臨天下當與列辟共守此道度拜曰臣等亦願無傾滿以事陛下因言太宗常作此器真宗亦嘗著論庚辰帝製後述以賜度等詔去冬修河兵夫逃亡及

死者甚衆蓋官吏不能撫存自今宜會其死亡數而加罰之

河北都轉運使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李柬之為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金部郎中邵節為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命下未赴皆為御史所彈壬午改命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知徐州孫沔代柬之兵部員外郎李徽之代節以柬之知澶州節知潭州

丙戌契丹國母遣順義節度使右監門衛上將軍蕭昌

右諫議大夫劉嗣復契丹遣彰信節度使蕭昱益州防禦使劉士方來賀乾元節其國書始去國號而稱南北朝且言書稱大宋大契丹非兄弟之義帝召二府議之叅知政事梁適曰宋之為宋受之於天不可改契丹亦其國名自古豈有無名之國又下兩制臺諫官議皆以講和以來國書有定式不可輒許乃詔學士院答契丹書仍舊稱大宋大契丹其後契丹復有書亦稱契丹如故

詔學士院乃辛丑日令并書

初契丹使來知制誥韓綜為館伴契

丹使欲復書如其國但稱南北朝綜謂曰自古未有建國而無號者契丹使慙遂不復言其後契丹使來朝廷擇館伴者綜時已卒帝曰孰有如韓綜者乎

此事附見

初儂智高貢方物求內屬朝廷拒之後復貢金函書以請知邕州陳珙上聞亦不報智高既不得請又與交趾為仇且擅廣源山澤之利遂招納亡命數出敝衣易穀食紿言峒中饑部落離散邕州信其微弱不設備也乃與廣州進士黃瑋黃師宓及其黨儂建侯儂志中等

宋案

史作儂志忠

日夜謀入寇一夕焚其巢穴結其衆曰平生積

聚今為天火所災無以為生計窮矣當拔邕州據廣州
以自王否則兵死是月率衆五千沿鬱江東下攻破橫
山寨寨主右侍禁張日新邕州都巡檢左班殿直高士
安欽橫州同巡檢右班殿直吳香死之 詔自今技術

官勿除遙郡

會要皇祐四年四月事當考

五月乙巳朔儂智高破邕州執知州北作坊使陳珙通
判殿中丞王乾祐廣西都監六宅使張立初賊圍城珙

令乾祐守來遠門權都監三班奉職李肅守大安門指
使武吉守朝天門張立自賓州來援既入珙犒軍城上
酒行而城破珙立乾祐及節度推官陳輔堯觀察推官
唐鑑司戶叅軍孔宗旦皆被執兵死者千餘人智高閱
軍資庫得所上金函怒謂珙曰我請內屬求一官以統
攝諸部汝不以聞何也珙對嘗奏不報索奏草不獲遂
扶珙出珙病目不能視惶恐呼萬歲求自効不聽并立
乾祐輔堯鑑宗旦害之立臨刑大罵不為屈逾月得其

尸如生而李肅武吉武緣令梅微之支使蘓從與賊黃師宐有舊獲免當智高未反時邕州有白氣出庭中江水溢宗旦以為兵象度智高必反以書告珙珙不聽宗旦言不已珙怒詆之曰司戶狂耶及智高破橫山寨即載其親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無為俱死也既而賊執宗旦欲任以事宗旦叱賊且大罵遂被害宗旦魯人始官京東與李道徐程尚同等四人為監司耳目號為四曄人多惡之然其立節乃如此

楊安國傳四曄作四曄已見慶厯四年今

之兩存智高既得邕州即偽建大南國僭號仁惠皇帝改

年啟歷赦境內師宓以下皆稱中國官名

會要云改年端懿今從正

史孔宗旦傳云及智高破橫州即載其親桂州按五月一日邕州破宗旦被殺後八日乃破橫州傳誤也當作橫山寨蓋因曾鞏書亦稱橫山寨不云橫州不知何以如此誤今改之

丙午太常丞致仕代淵為祠部員外郎淵導江人性簡潔事親以孝聞嘗舉進士甲科得清水主簿歎曰祿不及親何所為即還家教授坐席嘗滿王拱辰安撫兩川遺書欲起之託疾不往見楊日嚴知益州又薦之遂致

仕謝絕諸生著周易旨要老佛雜說十篇於是翰林學士田況上其書詔優加兩官淵晚年日菜食巾褐山水間自號虛一子長吏歲時致問澹然與對略不及私初樞密使鎮海節度使兼侍中王貽永以疾求罷手詔撫諭遣太醫診視車駕臨問頒尚方珍藥及面取糜粥食之貽永自言寵祿過盛願罷樞筦解使相印還第帝冀其愈也丁未聽貽永罷侍中改彰信節度使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

戊申錄江津主簿尹林宗子君平為太廟齋郎以林宗捕盜鬪死也

庚戌詔國子監直講自今選通經有行實年四十已上者為之時侍御史梁椿言近臣薦楊忱為學官而忱年少輕肆不可用故降是詔忱偕子也

壬子詔諸路掌機宜官自今代還止與近地差遣當入近地者與優便初陝西宿兵邊臣領安撫使以其子弟或親舊掌機宜及府罷率陳請升陟故裁約之

癸丑儂智高入橫州知州殿中丞張仲回監押東頭供
奉官王日用棄城

丙辰入貴州

按原本作費州考宋史地理志廣南西路無費州乃貴字之誤今改正

知州

秘書丞李琚棄城

庚申入龔州知州殿中丞張序棄城

辛酉入藤州又入梧州封州知藤州太子中舍李植知
梧州秘書丞江鉉並棄城知封州太子中舍曹觀死之
封州人未嘗知兵士卒才百人不任關又無城隍以守

或勸覲避賊覲正色叱之曰吾守臣也有死而已敢言
避賊者斬麾都監陳睦引兵迎擊賊封州令率鄉丁弓
手繼進賊衆數百倍睦兵敗走鄉丁亦潰覲率從卒決
戰不勝被執賊戒勿殺粹使拜且誘之曰從我得美官
付以兵柄以女妻汝覲不肯拜且罵曰人臣惟北面拜
天子我豈從爾苟生耶幸速殺我賊猶惜不殺徙置舟
中覲不食者兩日探懷中印章授其從卒曰我且死若
求問道以此上官賊知其無降意害之至死罵賊聲不

絕投其尸於江時年三十五

壬戌智高入康州知州太子右贊善大夫趙師旦監押
右班殿直馬貴死之師旦稹從子也賊既破邕州順流
東下師旦使人覘賊還報曰諸州守皆棄城走矣師旦
叱曰汝亦欲吾走耶乃大索得諜者三人斬以徇而賊
已薄城下師旦止有兵三百開門迎戰殺數十人會暮
賊稍却師旦語其妻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
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爾留死無益也遂

與貴部士卒固守城召貴食貴不能食師旦獨飽如平
時至夜貴卧不安席師旦即卧内大斂遲明賊攻城
愈急左右請少避師旦曰戰死與戮死何如衆皆曰願
為國家死至城破無一人逃者矢盡與貴俱還據堂而
坐智高麾兵鼓譟爭入脅之師旦大罵曰餓獠朝廷負
若何事乃敢反耶天子發一校兵汝無遺類矣智高怒
并貴害之

癸亥智高入端州知州太常博士丁寶臣棄城寶臣晉

陵人也

歐陽修王安石作寶臣墓碑皆稱寶臣嘗出戰有所斬捕卒不勝乃去蓋飾說也今不取

乙丑幸慈孝寺朝謁章獻太后神御殿以嘗有盜神御物故也

丙寅儂智高圍廣州前二日有告急者知州仲簡以為妄囚之下令曰有言賊至者斬以故民不為備及賊至始令民入城民爭以金貝遺閤者求先入踐死者甚衆餘皆附賊賊勢益張

丁卯詔制置發運使司六路轉運仍舊以公牒往來先

是許元欲廣收羨餘以媚三司憚諸路不從請以六路
轉運司自隸皆令具狀申發運司唐詢既自江西徙福
建他轉運使相繼論列於朝卒罷之 資政殿學士戶
部侍郎范仲淹以疾求潁州詔自青州徙行至徐州卒
贈兵部尚書諡曰文正初仲淹病帝嘗遣使賜藥存問
既卒嗟悼者久之又遣使就問其家既葬帝親篆其碑
曰褒賢之碑仲淹內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
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

置義莊里中以贍宗屬泛愛樂善士人多出其門下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聞者莫不嗟惜為政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及其卒也羌酋數百人為舉哀於佛寺號之如父齋三日而去

壬申詔奏補殿侍非父祖死事者年十六始廩給之命宗儀使知韶州陳曙領兵討儂智高

癸酉韶州永通監卒殺知監都官員外郎鄧驤屠其家

權都監右侍禁章貴捕斬之即命貴為都監加閤門祇候朝廷初聞儂智高反詔進奏院不得輒報知制誥呂洙言邊防有警急一方有盜賊宜令諸路聞之共得為備今欲人不知非計也

六月乙亥起復前衛尉卿余靖為秘書監知潭州

案宋史作

湖南安撫使知潭州

前屯田員外郎直史館楊畋為廣南西路體

量安撫提舉經制賊盜靖及畋各居父喪先是靖與知韶州者結輯農兵完葺堡障共為守禦計朝廷聞而嘉

之又以畋素習蠻事故有是命既即喪次命靖後七日改為廣南西路安撫使知桂州後十日畋召至都門外辭以喪服不敢見上賜以所服御巾入對便殿即日加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而遣之

靖知桂州日庚辰畋起居舍人知諫院日丙戌今

并書徙知齊州太常博士王綽提點江南西路刑獄

庚辰命同提點廣南東路刑獄內殿宗班閤門祇候李樞與知桂州宗儀使陳曙同捉殺蠻賊仍令廣南東路轉運鈐轄司發兵應援之尋以曙為廣西路鈐轄

曙為廣西

鈴轄日壬
午今并書

辛巳如京使資州刺史張忠為廣南東路都監

甲申徙知廣州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仲簡知荆南朝廷但以簡能守城故有是命不知廣人怨之深也是日廣端都巡檢高士堯擊儂智高於市舶亭為賊所敗乙酉祠部員外郎直秘閣判吏部南曹范鎮上書曰陛下制樂以事天地宗廟以揚祖宗之休茲盛德之事也然自下詔以來及今三年有司之論紛然未決蓋由不

議其本而爭其末也竊惟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也聲音之生生於無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俾後人參考之然後無形之聲音得而和氣可導也有形者柷黍也律也尺也籥也鬴也斛也算數也權衡也鐘也磬也然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後為得今皆相戾而不合則為非是矣有形之物非是而欲求無形之聲音和安可得哉謹條十者非是之驗惟裁擇焉按詩誕降嘉種維柷維秬誕降者天降之也許叔重云柷一稊

二米又云一甬二米後漢任城縣產甬黍三斛八斗實
皆二米史官載之以為嘉瑞又古人以甬黍為酒者謂
之甬宗廟降神惟用一尊諸侯有功惟賜一卣以明
天降之物世不常有而可貴也今甬黍取之民間者動
至數斛甬皆一米河東之人謂之黑床設有真黍以為
取數至多不敢送官此甬黍為非是一也又按先儒皆
言律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容千二百黍積實八
百一十分今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圍十分三釐八毫

是圖九分外大其一分三釐八毫而後容千二百黍除其圍廣則其長正七十六分二釐矣說者謂四釐六毫為方分古者以竹為律竹形本圓而今以方分置算此律之為非是二也又按漢書分寸尺丈引本起黃鍾之長又云九十分黃鍾之長者據千二百黍而言也千二百黍施於量則曰黃鍾之龠施於權衡則曰黃鍾之重施於尺則曰黃鍾之長今遺千二百之數而以百黍為尺又不起於黃鍾此尺之為非是三也又按漢書言龠

其狀似爵爵謂爵琖其體正圓故龠當圓徑九分深十分容千二百黍積實八百一十分與律分正同今龠乃方一寸深八寸一釐容千二百黍是亦以方分置算也此龠之非是四也又按周禮鬴法方尺圓其外深尺容六斗四升方尺者八寸之尺也深尺者十寸之尺也何以知尺有八寸十寸之別按周禮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尺璧羨之制長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既以爲尺則八寸十寸俱爲尺矣又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

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八尺者八寸之尺也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同謂之周者是周用八寸十寸尺明矣故知以八寸尺為鬴之方十寸尺為鬴之深而容六斗四升千二百八十龠也積實一百三萬六千八百分今鬴方尺積千寸此鬴之非是五也又按漢書斛方法尺圓其外容十斗旁有廐焉當隋時漢斛尚在故隋書載其銘曰律嘉量斛方尺圓其外廐旁九釐五毫累百六十二寸深尺容一斛今斛方尺深一尺六寸二分

此斛之非是六也又按算法圓分謂之徑圓方分謂之方斜所謂徑三圍九方五斜七是也今圓方而以方法算之此算數非是七也又按權衡者起千二百黍而立法也周之鬴其重一鈞聲中黃鍾鬴斛之制有容受有尺寸又取其輕重者欲見其薄厚之法以考其聲也今黍之輕重未真此權衡為非是八也又按鳧氏為鐘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今無大小薄厚而一以黃鍾為率此鐘之非

是九也又按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傅為一股為二鼓為三蓋各以其律之長短為法也今亦以黃鍾為率而無長短薄厚之別此磬之非是十也前此者皆有形之物也易見者也使其一不合則未可以為法況十者之皆相戾乎臣固知無形之聲音不可得而和也請以臣章下有司問泰之二米與一米孰是律之空徑三分與三分四釐六毫孰是律之起尺與尺之起律孰是龠之圓制與方制孰是龠之方尺圓其外深尺與方尺

孰是斛之方尺圓其外庀旁九釐五毫與方尺深尺六寸二分孰是算數之以圓分與方分孰是權衡之重以二米秬黍與一米孰是鐘磬依古法有大小輕重長短薄厚而中律不依古法而中律孰是孰不是定然後制龠合升斗鬴斛以校其容受容受合然後下詔以求真黍真黍至然後可以為量為鐘磬量於鐘磬合於律然後可以為樂也今尺律本末未定而詳定修制二局工作之費無慮千萬計矣此議者所以云云也然議者不

言有司論議依違不決而顧謂作樂為過舉又言當今
宜先政令而禮樂非所急此臣之所尤惑也儻使有司
合禮樂之論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陛下親臨決之顧於
政令不已大乎昔漢儒議鹽鐵後世傳鹽鐵論今方定
雅樂以求廢墜之法而有司論議不著盛德之事後世
將何考焉願令有司人人各以經史論議條上合為一
書則孰敢不自竭盡以副陛下之意如以臣議為然伏
請權罷詳定修制二局俟真泰至然後為樂則必得至

當而無事於浮費也詔送詳定所鎮說自謂得古法然
集賢校理司馬光數與之論難以為弗合世鮮鍾律之
學卒莫辨其是非馬

鎮說自謂得古法以下並據兩朝律厯志

丙戌知越州給事中魏瓘為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知
廣州初命工部郎中王逵為太常少卿直昭文館代仲
簡而言者以今嶺外方用兵逵非撫禦才罷之遂改命
瓘自儂智高反所過輒破獨廣州城守不下朝廷追論
瓘有築城功既加爵秩又給禁卒五千使往且聽以便

宜從事 洛苑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曹脩為廣南西

路同體量安撫經制盜賊脩琮子也 詔諸州軍理正

押司錄事已代而令輸錢免役者以違制論先是王達

為荆湖南路轉運使率民輸錢免役得緡錢三十萬進

為羨餘朝廷既降詔獎諭由是諸路競為倍克欲以市

恩至破產不能償所負朝廷知其弊故條約之

此據實錄本志

但稱荆湖慶歷元年八月自湖南漕責虔州五年三月

為江西漕尋改湖北八年二月自湖北改河東不知本

志所稱荆湖是 詔學士院試人據所試文字依公考

南路或北路也

定不得假借優等

會要四年六月十三日事

丁亥太子太師致仕王德用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時將相王姓者數人而閭閻婦女小兒皆號德用黑王相公德用雖致仕乾元節上壽預班廷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耶帝聞之遂更付以方鎮彰信節度使知延州狄青為樞密副使御史中丞王舉正言青出兵伍為執政本朝所無恐四方輕朝廷左司諫賈黯言國初武臣宿將扶建大業平定列

國有忠勲者不可勝數然未有起兵伍登帷幄者今其不可有四外蕃聞之有輕中國心不可一也小人無知聞風傾動翕然嚮之撼搖人心不可二也不守祖宗之成規而自比五季衰亂之政不可三也青雖材勇未聞有破敵功失駕御之術乖勸賞之法不可四也御史韓贄亦以為言皆不聽時青面涅猶存帝嘗敕青傳藥除字青指其面曰陛下擢臣以功不問門地閱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爾願留此以勸軍中不敢奉詔

戊子知宜州文思副使宋克隆為禮賓使知邕州仍詔
克隆招輯亡散繕完城池以慰安人民

己丑詔知廣州桂州自今並帶經略安撫使

庚寅廣惠等州都大提舉捉賊西京左藏庫副使武日
宣惠州巡檢左侍禁魏承憲擊儂智高於廣州城下死
之

壬辰秘書丞監郴州稅唐介為主客員外郎通判潭州
甲午龍圖閣直學士起居舍人李絢知蘓州鹽鐵判官

祠部員外郎秘閣校理石楊休知宿州初絢為開封府
楊休為推官有盜慈孝寺章獻皇太后神御服器者既
就繫以屬吏榜掠不得其情輒釋去及何中立代絢知
府事人執以來中立曰此真盜也窮治之卒服絢楊休
皆坐誤縱盜及於責

丙申北作坊使忠州刺史知坊州蔣偕為官苑使韶州
團練使廣南東路鈐轄 詔廣南東西路經蠻賊蹂踐
處夏稅未得起催 禮賓副使王正倫權廣南東路鈐

轄

已亥置廣南東西路湖南江西轉運判官各一員

康子知賓州司門員外郎朱壽隆提點廣南西路刑獄
朝廷懲嶺表無備命完城貴州守者虐用其人人不堪
命壽隆馳至州械守送獄奏黜之州人為立生祠壽隆
台符子也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七十三

詳校官檢討_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_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贊善_臣莊承錢

謄錄貢生_臣王穀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七十三

宋 李燾 撰

仁宗

皇祐四年秋七月己巳如京使趙瑜為京西鈐轄專管
勾捉賊出內藏庫錢三十萬緡絹十萬匹下河北助糴

軍糧

至和元年
八月可考

丙午命知桂州余靖經制廣南東西路盜賊時諫官賈

黯言靖及楊政皆許便宜從事若兩人指蹤不一則下將無所適從又靖專制西路若賊東嚮則非靖所統無以使衆不若併付靖經制兩路而靖亦自言賊在東而使臣西非臣志也上從其言故有是命

丁未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陳旭為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已而言者為旭圖進非次遂改為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河北轉運使

旭改命乃庚申日

壬子詔審官院廣西連賀端白等州近為蠻賊所踐宜

擇長吏存撫其民 又詔自京至廣州增置馬遞鋪仍
令內臣一員提舉

丁巳大風起西方拔木

樞密院言蠻賊徒黨無慮二萬人日食米五百石非有
資其糧食者則勢不可留須法外禁之辛酉詔犯者其
首處斬從者配嶺北牢城舟車沒官

初魏瓘築廣州城鑿井蓄水作大弩為守備及儂智高
攻城甚急且斷流而城堅井飲不竭弩發輒中中輒洞

潰賊勢稍屈知英州晉江蘇緘始聞廣州被圍謂其衆
曰廣與吾州密邇今城危在旦暮而恬不往救非義也
乃蒐募壯勇合數千人委州印於提點刑獄鮑軻夜行
赴難去廣二十里駐兵黃師宓者廣人也陷賊中為謀
主緘使縛其父斬以徇賊聞之喪氣時羣不逞皆旁緣
為盜緘捕得六十餘人斬之招懷其驅脅誑誤使復故
業者凡六千八百餘人城被圍日久戰數不勝賊方舟
數百急攻南城番禺縣令蕭注者新喻人也先自圍中

出募得海上強壯二千餘人以海船集上流未發會颶
風夜起縱火焚賊船煙燄屬天大破之積尸甲如山即
日發縣門諸路援兵及民戶牛酒芻糧相繼入城城中
人乃有生意每戰必勝而轉運使王罕亦自外募民兵
遂入城益修守備賊知不可拔圍五十七日壬戌解去
由清遠縣濟江擁婦女作樂而行政賀州不克遇廣東
都監張忠於白田忠戰敗被殺虔州巡檢董玉康州巡
檢王懿連州巡檢張宿賀州巡檢趙允明監押張全司

理叅軍鄧冕皆沒先是緘與洪州都監蔡保恭以兵八千人據邊渡村扼賊歸路會忠自京師至奪而將之臨戰謂其下曰我十年前一健兒以戰功為團練使若曹勉之於是不介馬而前先鋒遇賊奔忠手拉賊帥二人馬陷濘不能奮遂中標槍死

甲子廣東鈐轄蔣偕擊賊於路田兵敗南恩州巡檢楊達南安軍巡檢邵餘慶權宜融州巡檢馮岳西路捉賊王興養用和皆沒

實錄稱偕沒於路田本紀亦云按本傳及智高傳則太平場也實錄本紀

並誤今改之實錄本紀並云七月甲子偕死甲子蓋二十日也據魏瓘九月奏則云今月六日今月六月蓋九月戊申實錄亦載之又稱何宗古等三人同死與實錄本紀七月所書不合當從魏瓘所奏實錄本紀誤也

除開封尉氏縣慶曆八年水災倚閣夏稅

戊辰詔蠻寇未殄荆湖南路之民苦於供給其令安撫轉運司常存卹之無得以軍需為名妄有科率又詔秦州蕃官老疾者聽其子孫姪降兩資代之

庚午詔罷防河軍士特支禁兵日給食錢五十八作排岸司三十舊制河水增七尺五寸則京師集禁兵八作

排岸兵負土列河上滿五日賜錢以勞之曰特支或數漲數防又不及五日而罷則軍士屢疲而賜予不及於是始更其制比特支才十一軍士使之

辛未三司言開封府諸縣第四等以上戶歲供市草三百萬束請以登萊州端布折價千三百六十沂州匹布千一百上謂輔臣曰價太高則恐傷民宜減端布為千二百匹布千錢考功議上故司空致仕張齊賢謚曰文定右僕射陳堯叟謚曰文忠太子太傅致仕辛仲甫

諡曰康節贈吏部尚書溫仲舒諡曰恭肅贈戶部尚書
錢若水諡曰宣靖贈刑部尚書宋湜諡曰恭質右屯衛
上將軍王嗣宗諡曰景莊威塞節度馮守信諡曰勤威
自齊賢而下皆祖宗舊臣已葬而未諡其家始請之

八月癸酉朔廣南西路轉運使主客郎中劉文柄削五
任官責授均州團練使不簽書州事坐儂智高反失備
禦也詔如聞河東州軍長吏及主兵官多務因循令
轉運安撫司具貪耗不職者以名聞

甲戌三司言左監門衛大將軍循州刺史世清以病馬私易官馬計賊絹十六匹其罪合聽裁上曰雖則宗室可廢國法乎罰銅四十斤世清守巽子也

丙子降前廣西轉運使司封員外郎蕭固知吉州坐不察儂智高反也

丁丑衛尉寺丞監新淦縣稅邱濬簽書滁州判官事初濬坐作詩譏時事謫官久之至是淮南安撫陳旭湖北提點刑獄祖無擇表薦之上曰濬無雅行唯以口舌動

人今旭等稱其才無乃長浮薄輔臣等言濬所坐已更

赦宜使自新故內徙之

邱濬責官在慶歷四年五月是年七月陳旭已除河北都漕具

淮南乃三年八月也四年正月除直史館會要仍帶淮南安撫不知何月還朝今依實錄不復刪改

楊畋既趨廣南又奏請刪康定行軍約束及賞罰格頒

下并置檢法官已卯詔諭畋曰智高乘銳竊發二廣之

民日俟官軍至故委卿節制以殄賊為期臨機趨變安

用中覆今甲兵大集不能度形勢一舉撲滅乃奏請頒

格令置檢法官此豈應速計耶賊或順風下海掠瓊管

及海墻諸州厚戍則兵不足無備則寇乘之如能斷海道則不以日月淹速計也

癸未詔開封府比大風民廬摧圯有壓死者官為祭斂之

乙酉降廣南東路轉運使金部員外郎王罕為主客員外郎監信州酒初罕往潮州議鹽事聞智高圍廣州即領還入城為守禦備其城所以得不陷者罕有力焉而朝廷未知也提點刑獄鮑軻自英州挈其孥欲過嶺北

至雄州知州蕭勃留之乃日具奏召罕至雄州計事罕
不來諫官李兑遂劾罕怯懦避賊端居廣州朝廷亦以

罕奏不時達故及於責

司馬光記聞載罕
事尤詳或可增入

丙戌贈張忠為感德節度使錄其父率府副率致仕餘
慶為左監門衛大將軍賜第一區給半俸終其身別賜
銀四百兩絹四百布二百錢三百千封母賈氏為河內
郡夫人弟下班殿侍愿遷右班殿直閤門祇候官其子
永壽永吉承德及其婿劉鐔凡四人封長女為清河縣

君

丁亥以蕭注為禮賓副使仍權發遣番禺縣事

戊子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吏部尚書知汝州
吳育為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守御史臺育固稱疾求
居散地故也育初乞盡落學士之職只守本官權領留
臺上曰聞育以力學損心得疾且育文行可為人師表
方欲召歸講席顧問而亟有此請宜特從之又曰若止
守本官則俸入差減可特授集賢院學士以就全俸宰

臣等對曰陛下知育之深待育之厚足以勵孤陋澆薄之輩天下聞者孰不競勸留臺舊不領民事時張堯佐判河陽民訟久不決者多詣育育為辨曲直判書狀尾

堯佐畏恐奉行

堯佐時判河陽今從堯佐傳育傳云河陽誤也

詔廣南有捕

獲儂智高者授正刺史賞錢三千緡絹二千匹獲黃師宓黃瑋授母授諸司副使錢三千緡絹二千匹獲黃師宓黃瑋授東頭供奉官錢一千緡

庚寅詔鄜州被水災人戶特蠲今年屋稅及諸差役折

變其軍士所借月糧及百姓口食並除之 廊州兵廣
銳振武二指揮戍延州聞其家被水災詣副部署王興
求還不能得乃相率逃歸至則家人無在者於是聚謀
為盜州人震恐知州薛向遣親吏諭之曰冒法以救父
母妻子乃人之常情而不聽汝歸獨我帥不知變之過
耳汝聽吾言亟歸收親屬之尸貸汝檀還之罪不聽吾
言汝無噍類矣衆徑入拜庭下泣謝境內以安經略轉
運司言其狀上嘉歎之

上嘉歎之此據向本傳蓋因呂
大防墓誌也實錄於九月甲辰

載上諭中書云云與
本傳殊不同當考

辛卯改新知秦州孫沔為荆湖南路江南西路安撫使
內園使陵州團練使入內押班石全斌副之沔初入見
帝以秦事勉之對曰臣雖老然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
當以嶺南為憂也臣覩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奏
既而聞張忠死蔣偕敗帝諭執政曰南事誠如沔料宰
相龐籍因奏遣沔行故有是命仍許沔便宜從事

沔傳云明

日聞蔣偕死按辛卯八月十九日也九月十四日丙辰
偕始與楊畋等同被責方改命沔時偕固未死死者張

忠也偕但敗軍爾王珪畢仲游墓誌神道碑
亦止稱偕敗不稱偕死汚傳誤矣今改之 汚以南方

兵連為賊所破氣懾不可用請益發騎兵且增選偏裨
二十人求武庫精甲五千叅知政事梁適折汚曰毋張
皇汚曰前日惟無備故至此今指期滅賊非可以徼倖
勝乃欲示鎮靜耶夫實備不至而貌為鎮靜危亡之道
也居二日促行才與兵七百汚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
南江西曰大兵且至其善治營壘多具燕犒賊疑不敢
北侵汚行至鼎州復有詔加廣南東西路安撫使

汚加廣南

安撫實錄無有本傳即與湖南江西連書墓誌云未
幾神道碑云丐行至鼎州乃受廣南之命今從之

知英州祕書丞蘓緘為供備庫使初廣州以賊遽至不
及清野故賊得肆畧後緘知賊將走分兵邊村扼其歸
路布槎木巨石幾四十里賊至果不能前遂繚繞數舍
入沙頭渡江由清遠縣道連賀州西歸摧傷者極多緘
盡得賊所畧去物

癸巳戶部副使兵部郎中傅永為契丹國母生辰使文
思副使潘承嗣副之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張

擇行為契丹生辰使西染院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夏
偁副之權鹽鐵判官都官員外郎蔣賁為契丹國母正
旦使內殿承制閤門祇候李中謹副之太常博士直集
賢院同修起居注判鹽鐵勾院韓絳為契丹正旦使東
頭供奉官閤門祇候王易副之

乙未降提點廣南西路刑獄職方員外郎李上交為太
常博士坐失禦賊也

丙申詔文臣御史知雜事以上武臣觀察使以上舉諸

司副使至閤門祇候堪提點刑獄任使者各一人 詔
孫沔等若軍中須人任使聽於江南東路抽差 詔川
峽四路配軍元犯情輕合揀放者押送本營其不願者
亦聽之

已亥詔待制觀察以上舉文武官任邊者各一人其已
在邊及歷路分都監者勿舉

庚子詔倚閣中年縣民所貸糧候歲稔起催 兵部員
外郎直史館田京為工部郎中京前知滄州轉運使言

京能招輯流民給田除租稅增戶萬七千特遷之然傳者謂流民之數多不實又強與人田非所樂侵民稅地倣古屯田法其後法不成所給種錢牛價民多不償後守鞭笞督責至累改不能平為公私患

此據京本傳實錄云招戶八千

二百九十一與本傳亦不同至和元年九月甲戌詔滄州田稅復如舊式與此相關當考

九月甲辰詔今後文武臣僚每遇乾元節合奏得親屬者除期親依舊外大功親候遇郊裡許奏一名小功已下再遇郊裡許奏一名其每遇郊裡合奏得親屬者除

子孫依舊外其餘期親候再遇郊裡許奏一名其大功

已下三遇郊裡許奏一名從御史中丞王舉正與兩制

臺諫等所定奪也

此據成都府編錄條貫冊附見何鄭皇祐二年八月奏疏可考

內

殿承制閣門祇候孫宗旦為荆湖南路江南西路都監

遣內侍諭中書鄜州大水而知州薛向不能捍城至

壞倉廩及害軍民廬舍今雖力能修完止可免責不當

更議酬庸

八月庚寅所書上嘉歎之與此頗異當考

詔文武官磨勘私罪

杖以下增一年徒以上二年雖犯杖而情重者奏聽裁

贓罪杖以下增二年徒以上三年

戊申詔鎮定等路水災其除積年欠負今年秋稅仍令
轉運司差官減放以聞 是日儂智高殺廣南鈐轄蔣
偕於賀州太平場莊宅副使何宗古右侍禁張達三班
奉職唐覲皆沒偕始受命討蠻賊馳驛十七日至廣州
城下入城揖州官未定數知州仲簡曰君留兵自守不
襲賊又縱部兵馘平民以幸賞可斬也簡曰安有團練
使欲斬侍從官偕曰斬諸侯劔在吾手何論侍從左右

解之乃止及賊去廣州楊畋檄偕焚儲糧退保韶州軍次賀州賊夜入其營襲殺之偕舉動輕肆卒坐此敗

甲寅桂宜柳州巡檢三班借職李貴擊儂智高於龍岫峒兵敗死之知制誥胡宿言近命臣充翰林侍讀學

士臣未宜當此職不敢入謝時宿居綸閣久次執政以禁林員足未議遷補又逼於物議因以金華處之而諫官李充韓贄指言其失故宿懇辭然卒不許

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賈昌朝初除母喪乙卯召

赴邇英閣講乾卦帝曰將相侍講天下盛事昌朝稽首謝翼日手奏曰乾之上九稱亢龍有悔悔者凶災之萌爻在亢極必有凶災不即言凶而言悔者以悔有可凶可吉之義若修德則免悔而獲吉故但言悔用九見羣龍無首吉者聖人用剛健之德乃可決萬務當天下久盛柔不可以濟然亢而過剛又不能久惟聖人外以剛健決事內以謙恭應物不敢自矜為天下首乃獲吉也手詔褒答仍以所陳卦義付史館尋命昌朝判許州將

行詔講讀官餞於資善堂

判許州其日戊午今并書呂氏家塾記云昌朝講犀龍無

首吉曰此聖人後其身而身光也

丙辰降廣南東西路體量安撫經制賊盜起居舍人直
史館同知諫院楊畋知鄂州落知諫院同體量安撫經
制賊盜西上閤門副使曹脩為荆南都監廣南東路鈐
轄兼捉殺蠻賊官苑使韶州團練使蔣偕為潭州都監
初畋與脩聞智高徙軍沙頭將濟江即命偕棄英州焚
儲糧及召內殿承制丁贊岑宗閔西頭供奉官閤門祇

卷一百七十三
候王從政退保韶州仍移文御史臺及諫院故并責之時偕死既九日矣從政開封人也 供備庫使蘇絨禮

賓副使蕭注並為廣南東路都監兼管勾東西兩路賊盜事 馬軍副都指揮使耀州觀察使周美卒車駕臨奠輟視朝一日贈忠武節度使諡忠毅自陝西用兵諸將多不利美前後十餘戰平族帳二百焚寨二十一招種落內附者十一族復故城堡甚衆所得俸祿賞賜多分其麾下有餘悉以饗勞之及死家無餘貲

丁巳命知桂州余靖提舉廣南東路兵甲

案宋史作提舉廣南兵甲

經制賊盜再降起居舍人直史館楊畋為屯田員外

郎西上閣門副使曹脩為洛苑使兼閤門通事舍人宮

苑使韶州團練使蔣偕為北作坊使忠州刺史又降內

殿承制王贊為內殿崇班

戊午賜自京至廣南西路馬遞舖卒緡錢

己未贈嶺南諸州死事者官有差知封州曹覲為太常

少卿知康州趙師旦為光祿少卿覲妻劉避賊死於林

峒追封彭城郡君加賜冠帔官其子四人追贈覲父修
古工部侍郎修古妻陳潁川郡君師旦母長安縣君妻
王賜冠帔錄其子弟并從子三人妻王生女才數日遇
賊棄草中後三日取之猶存始師旦嘗知江山縣斷治
出已當於民心而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無敢取
及是喪過江山江山之人迎哭祭於路絡繹數百里不
絕康州人立廟祭之及田瑜安撫廣南亦為覲立廟封
州

庚申儂智高破昭州知州柳應辰棄城洛苑使廣西鈴
轄王正倫與賊鬪於館門驛死之東頭供奉官閤門祇
候王從政三班奉職徐守一偕職文海皆被害州之山
有數穴可容數百人民聞賊至走匿其中悉為賊所焚
賊始執從政罵賊不絕口至以湯沃之終不屈而死

辛酉太常博士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韓絳為右正言
上面諭曰卿朕所選用凡所言事不宜沽激當存朝廷
事體務在可行毋使朕為不聽諫者絳前使江南所寬

減財力賑救全活十數事創為五則以均衙前役斥陂
湖利奪其錮者予貧民罷信州民運鹽趣發運司以時
輸送宣州守姦賄不法收以付獄州人懽賀使還稱旨

故有此命

八月己亥絳使北
今又有此除當考

癸亥詔外官有所陳事並附遞聞朝廷毋得申御史臺
時州郡多以狀申御史臺欲其繳奏而必行之

楊畋曹脩經制蠻事既無功改命孫沔及余靖等上猶
以為憂或言智高欲得邕桂七州節度使即降樞密副

使梁適曰若爾二廣非朝廷有矣上問宰相龐籍誰可
將者籍薦樞密副使狄青青亦上表請行翌日入對自
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
禁兵羈賊首至闕下上壯其言庚午改宣徽南院使荆
湖北路宣撫使提舉廣南東西路經制賊盜事初欲用
入內都知任守忠為青副諫官李兌言唐失其政以官
者觀軍容致主將掣肘是不足法遂罷守忠

冬十月甲戌殿中丞胡瑗落致仕為光祿寺丞國子監

直講同議大樂

丙子詔廊延環慶涇原路擇蕃落廣銳軍曾經戰鬪者
各五千人仍逐路遣使臣一員押赴廣南行營從狄青
之請也青言賊便於乘高履險步兵力不能抗故每戰
必敗願得西邊蕃落兵自從或謂南方非騎兵所宜樞
密使高若訥言蕃落善射耐艱苦上下山如平地當瘴
未發時疾馳破之必勝之道也青卒用騎兵破賊
丁丑儂智高入賓州知州國子博士程東美棄城

己卯降空名宣頭劄子各一百道錦襖子金銀帶各二百下狄青以備賞軍功 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仲簡落職知筠州

庚辰狄青辭置酒垂拱殿青既行上謂輔臣曰青有威名賊必畏其來左右使令非親信不可雖飲食卧起皆宜防竊發因馳使以戒之

辛巳內降手詔付狄青應避賊在山林者速招令復業其乘賊勢為盜但非殺人亦賊所脅從能逃歸者並釋

其罪已嘗刺面今取字給公憑自便若為人所殺而冒稱賊首級令識驗給錢米賙之其被焚劫權免戶下差役見役仍寬與假使營葺室居凡城壁嘗經焚毀若初無城及雖有城而不固並加完築器甲朽敝不可用者善治之 右正言韓絳言狄青武人不可獨任帝以問龐籍籍曰青起行伍若用文臣副之必為所制而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廣南將佐皆稟青節制若孫沔余靖分路討擊亦各聽沔等指揮

癸未詔河北江南東西荆湖南北淮南兩浙路應災傷
州軍委長吏募人輸米官為作糜粥以飯饑民其能用
心救存者當議甄獎

甲申沙州遣使來貢方物 詔廣南東路應劫掠州縣
已放今年夏稅其秋稅亦未得催理 是日儂智高復
入邕州知州禮賓使宋克隆棄城克隆乘賊殘蹂之後
不能營葺守備縱士卒下諸山寨殺逃民詐為獲賊一
級賞錢十千又詐給親兵帖以為嘗有功及智高再至

克隆無以禦賊遂遁去

丁亥詔曰比諸路饑疫相仍朕念徭賦科調之煩百姓未獲休息廬巷疾苦或不得聞轉運提點刑獄親民之官其思所以救治之術條列以聞

庚寅上謂輔臣曰比日上封言政事得失者少豈非言路壅塞所致乎閣門通奏銀臺司登聞理檢院進奏院自今州縣奏請及臣僚表疏毋得輒有阻留

辛卯詔三司凡歲下諸路科調若不先期而暴率之則

恐物價翔貴而重傷民其約民力所堪預令輸辦若府庫有備則勿復收市 賜廣東西行營軍士特支錢

壬辰樞密副使王堯臣言請析廣西宜容邕等州為三路以融柳象隸宜州白高竇雷化鬱林儀藤梧鬱瓊隸容州欽賓廉橫潯貴隸邕州其三州應並選武臣為安撫都監兼知州事以統支郡若蠻人入寇即三路率支郡併力掩擊之知桂州以兩制以上仍帶經略安撫使以統制三路鈐轄二員迭戍於邕州乃置走馬承受二

員季入奏事益募澄海忠敢雄略等軍以足舊數四千人屯邕州二千人屯宜州千人屯賓州五百人屯貴州廣西江南湖南益以北兵歲一替月給添支錢三百給鞋錢千荆湖南北廣東西路兵即二歲一代之運全永道三州米以饋軍食其城壁之制當高二丈廣八尺令本路轉運使判官提舉修築官更有能完城壁廨宇營舍倉庫及招復戶口者計其功遷一官其左右江巡檢及管界巡檢寨主與指使一員兵三百人常閱之詔狄

青詳酌青以為便遂施行

甲午詔比有軍卒邀車駕進狀而衛士失呵止者其貸之上初幸景靈宮既登輦因令戒衛士今歲天下舉人皆集京師如有投訴者勿呵止之及軍卒進狀衛士亦不之禁有司欲論罪上具以其事語輔臣而貸之

戊戌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侍御史許元為刑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

庚子罷廣州歲貢蜜煎果子已在道者留所至州軍公

用其齋送牙校兵丁即遣還

十一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甲辰詔司天監翰林天文院以唐戊寅麟德大衍五紀
正元觀象宣明崇真八歷及皇朝應天乾元儀天宗天
四歷算此月太陰真食及時辰分野各具兩本以聞仍
命知制誥王洙及編修唐書官劉義叟叅定以司天監
言此月十五日太陰當食也明年三月洙言據司天監
李用晦等稱十一月望月食十分七歷並同復圓在晝

不辨辰刻惟驗起虧時刻內宣明算在丑正二刻儀天
在丑正三刻應天乾元寅初一刻崇天寅初二刻大衍
景福寅初三刻而其夜食寅初四刻惟大衍景福相近
然景福算景祐三年四月朔日食二分而崇天乾元不
食後果不食大衍厯算唐開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日
食八分半十三年十二月庚戌朔日食十五分之十三
至日皆不食所以一行大衍厯議云假令理厯者因開
元二食曲變交限以就之則所協甚少所失甚多用晦

等亦不敢指定大衍景福為密伏緣歷算日月交食諸
歷互有親疎不可常為準的蓋日月動物豈不少有盈
縮亦變常不定歷象必無全密所謂天道遠而人道邇
古來撰歷名賢如太史公洛下閎劉歆張衡杜預劉焯
李淳風僧一行等尚不能窮究况用晦等淺學止依古
法推步難為指定日月所食疎密又據義叟言古聖人
歷象之意止於敬授人時雖則預考交會不必脗合辰
刻故有修德救食之理天道神變理非可盡設謂必可

盡耶則先儒不容自為踈闊又大衍等七歷所差不多
法數大同而小異亦是遞相因藉乘除積累漸失毫釐
且辰刻更籌惟據刻漏或微有遲速未必獨是歷差按
隋歷志日月食既有起訖早晚亦或變常進退於正見
前後十三刻半內候之今止差三刻或是天道變常未
為乖謬又一行於開元中治歷以大衍及李淳風麟德
劉焯皇極三歷校日食三十七事大衍課第一所中纔
二十三麟德得五皇極得十如一行聰明博達時謂聖

人宣考古今尚未能盡如淳風革益以踈遠况聖朝崇
天歷法頒用逾三十年誕布海內熟民耳目方將施之
無窮兼所差無幾不可偶緣天變輕議改移詰其本原
蓋亦出於大衍其景福歷行於唐季非治世之法不可
循用詔仍用崇天歷法

乙巳詔廣南東西路安撫轉運使應賊焚劫州縣倍加
安輯之其造室廬竹木並蠲其稅

丙午詔開封府皇城金吾司毋得以匿名文書上聞其

輒送官者論如律

戊申詔余靖所招九溪峒蠻願助王師者恐畜姦謀陰為賊用其與狄青孫沔察防之先是靖策儂智高必援交趾而脅諸峒以自固因約李德政會兵擊賊又募儂黃諸姓酋長皆縻以職使聽節制或疑其不可用靖曰使不與智高合足矣

先是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何中立為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諫官御史皆言中立非治邊才已酉改知慶州中

立奏曰臣不堪於秦則不堪於慶矣願守汝不報戍卒
有告大校受贓者中立曰是必挾他怨也鞭告者竄之
或謂曰貸姦可乎中立曰部曲得持短長以制其上則
人不安矣 知慶州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張昇加龍
圖閣直學士知秦州

辛亥詔直楚泗知州自今令制置發運司連狀保舉知
職事修飭代還當除提點刑獄

癸丑都官員外郎郭申錫為侍御史申錫常知博州戍

兵出巡有欲脅衆為亂者申錫戮一人黥二人乃定奏
至上謂執政曰申錫小官臨事如此豈易得也京東道
執濮州通判井淵詔移申錫知濮州至未閱月凶黨悉
獲申錫大名人也

甲寅詔江淮發運司自今非急務毋得出差官若當差
者即毋得輒假以官舟違者本司及被差人皆以違制
論

乙卯詔狄青廣南民吏有與蠻人買賣物者斬訖以聞

仍徙其家嶺北

戊午免江西湖南廣南民供軍需者今年秋租十之三
已未詔曰朝廷設爵所以勸有功也而奔競之俗苟得
亡耻其何以厚風俗乎自今僥倖陳乞任使者中書樞
密院毋得以劄子豫給之

庚申賜故叅知政事蔡齊墓次所建佛祠曰寶巖初齊
母張氏請賜而中書以為無例上特賜之因謂輔臣曰
朕臨御以來命叅知政事多矣其間忠純可紀者蔡齊

魯宗道薛奎而已宰臣如王魯張知白皆履行忠謹雖時有小失而終無大過李迪之心亦忠樸自守但言多輕發爾龐籍等曰才難自古然也上復曰朕記其大不記其小然皆近世名臣也

戊辰知河南府太子少師致仕任布卒贈太子太傅諡恭惠

庚午遣官祈雪 詔知廣州魏瓘廣東轉運使元絳凡守禦之備無得苟且為之若民不暫勞則不能以久安

其廣州城池當募蕃漢豪戶及丁壯併力修完若無捍敵之計但習水戰寇至而鬪乃非完策時儂智高還據邕州日採木造舟揚言復趨廣州也 贈洛苑使廣東

鈐轄王正倫為丹州團練使莊宅副使廣東都監何宗

古為嘉州團練使

張遠唐峴二人獨不贈當考

諫官韓贄言發運

使舊例雖嘗入奏不聞逐次改官今乞每歲更不許赴

京奏事只差一人附奏年額足數詔發運使自今押米

運至京城外更不朝見

此據會要十一月事

十二月壬申朔廣西鈐轄陳曙擊儂智高兵敗於金城驛東頭供奉官王承吉白州長史徐噩死之曙素無威令既與賊遇士卒猶聚博營中使承吉將宜州忠敢兵五百為先鋒倉卒被甲以前遂至覆軍

丁丑樞密直學士給事中程戡為端明殿學士知益州初孟知祥據蜀李順起為盜歲皆在甲午或言明年甲午蜀且有變上謂宰相龐籍曰朕擇重任之臣以鎮撫西南莫如戡者遂再使守蜀且謂籍戡還當置之二府

可預告之籍曰陛下諭戲則可臣不敢私與戲言也
戲卒不知他日上果面諭戲戲謝曰臣亡狀蒙陛下委
任其敢要寵而後行前守蜀者多以嫌不治城戲獨修

築之

龐籍事更當詳考會要云端明持拜惟
戲及王素素持拜在治平元年七月

壬午詔殿侍換文資者試詩賦各一道或通一經問義
十道以六通為合格仍令判禮部與國子監官同考試
之

乙酉詔諸州衙前在沿邊應役者止令主管官物毋得

管勾公用廚及茶酒帳設司違者以違制坐之

戊子知桂州余靖言交趾今歲當入貢屬儂智高道阻不通累移文乞會兵討賊而朝廷久未報觀其要約甚誠縱未能夷滅賊黨亦可使益相離貳已於邕州備萬人糧以待之詔亦給緡錢二萬助兵費候賊平更賞緡錢三萬始朝廷不聽交趾出兵靖言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阻其善意今不聽必忿而反助智高因以便宜許之朝廷從其請已而狄青奏李德政聲言將步兵

五萬騎一千赴援此非情實且假兵於外以除內寇非
我利也以一智高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蠻夷兵蠻
夷貪得忘義因而啓亂何以禦之願罷交趾兵勿用且
檄靖無通交趾使朝廷卒用青計策人亦服青有遠略
云十一月甲子走馬承受李宗道言聞交趾將發兵二
萬人由水路入助王師討賊兵數與秋青所奏不同
今但存青奏削宗
道甲子日所言

已丑雪初上以愆亢責躬減膳見輔臣則憂形於色龐
籍等因言臣等不能變理陰陽乃上煩聖慮願守散秩

避賢路上曰是朕誠不能感天而惠不能及民非卿等之過也是夕乃得雪

庚寅賜喜雪宴於中書

壬辰兩府及侍臣觀新樂於紫宸殿凡鑄鐘十二黃鍾高二尺二寸半廣一尺二寸鼓六鉦四舞六甬衡并旋蟲共高八寸四分遂徑二寸二分

案宋史樂志作一寸二分深一寸

二釐篆帶每面縱者四橫者四枚景挾鼓與舞每處各有九每面共三十六兩樂間一尺四寸容九斗九升五

合重一百六斤大呂以下十一鐘並與黃鐘同制而兩
樂間遞減半分至應鐘容九斗三升五合而其重加至
應鐘重一百四十八斤並中新律本律特磬十二黃鐘
大呂股長二尺博一尺鼓三尺博六寸九分寸之六絃
三尺七寸五分太簇以下股長尺八寸博九寸鼓二尺
七寸博六寸絃三尺三寸七分半其聲各中本律黃鐘
厚二寸一分大呂以下遞加其厚至應鐘厚三寸五分
詔以其圖送中書議者以為周禮大鐘十分其鼓間以

其一為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則是大鐘宜厚小鐘宜薄今大鐘重一百六斤小鐘重一百四十八斤則小鐘厚非也又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叅分其股博去其一以為鼓博三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今磬無博厚無長短亦非也鐘磬非是蓋與范鎮六月乙酉所上書略同本志誤載為二年十二月事今從實錄按李兌明年五月奏稱議者以鐘磬之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復詔近侍詳定而實錄闕之今附此

先是邇英閣講尚書無逸帝曰朕深知享國之君宜戒

逸豫楊安國言舊有無逸圖請列於屏間帝曰朕不欲坐席背聖人之言當別書置之左方因命丁度取孝經之天子孝治聖治廣要道四章對為右圖乃令王洙書無逸知制誥蔡襄書孝經又命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為二圖序而襄書之甲午洙襄皆以所書來上

洙襄書無逸孝

經實訓實錄不同今從實訓

乙未以台州司戶叅軍顏似賢為婺州蘭溪縣尉似賢真卿裔孫也

丙申兵部郎中仲簡責受刑部郎中簡既落職知筠州
而言者不已遂再責之 詔荆湖江淮等路倚閣四等
以下戶今年未輸稅

丁酉契丹國母遣保安節度使左領軍衛上將軍耶律
元肅寧州觀察使劉需契丹遣奉國節度使蕭良德衛
尉卿陸亨來賀正旦

庚子諫官韓絳因對而言曰天子之柄不可移事當間
出睿斷上曰朕固不憚自有處分所慮未中於禮而有

司奉行則其害已加乎人故每欲先盡大臣之慮而後行之絳又言林獻可遣其子以書抵臣多斥中外大臣過失臣敢不以聞上曰朕不欲留中恐開陰許之路第

持歸焚之

林獻可景祐三年二月責漳州叅軍不知今從何處與韓絳書當考

河北忠順軍自太宗朝置隸緣邊戰棹巡檢司慶厯七年夏竦建議與正兵叅戍八年以水沴多逃亡者權益正兵代其闕額是歲權放業農候歲豐如故自後遂不

復補